

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研究^{*}

——基于共享发展理论视角的案例分析

郑永君 李春雨 刘海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杨凌,712100)

摘要:发展旅游业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三产融合、带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实践为例,基于共享发展的理论视角,研究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实践的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研究表明,首先,全域旅游是一项关联性极强的综合性产业,以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带动全域范围内一二三产业的开发与建设,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其次,旅游驱动的产业融合是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其产业发展机制是通过全域旅游的引流效应集聚大量消费者并形成在地化市场;基于旅游带动的产业拓展和协同实践,促进设施农业、采摘农业等新型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旅游服务的兴起;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则为在地化市场提供商品,并通过建立相应的产品展示和体验中心,拓展出旅游服务功能。再次,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构成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土地资金或劳动力入股、劳务务工等方式形成基于地租、股权分红和工资的利益联结;最为重要的是农户还可以通过投资经营民宿或农家院为全域旅游提供配套性服务获取较高的经营性收入。最后,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有效实现的内在机制,其中在地化市场的形成是前提,三产有效融合发展是关键,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是根本,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目标。

关键词:旅游驱动;三产融合;乡村振兴;在地化市场;多元利益联结;共享发展

DOI:10.13246/j.cnki.iae.20230110.00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化解农村衰落的危机,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兴旺作为五大要求之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产业兴、乡村兴,产业发展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乡村产业发展要突出优势特色,建

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培育乡村新型服务业。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明确指出,要持续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业优化升级,发掘乡村多重价值、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丰富与创新产业形态、提升服务水平;提出力争到2025年,乡村休闲旅游业实现年接待游客人数超过40亿人次、经营收入超过1.2万亿元的目标。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全国乡村重点产业指导目录(2021年

^{*} 项目来源: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编号:22ZDA101)。刘海颖为本文通讯作者

版)》中进一步明确将乡村休闲旅游业纳入乡村重点产业。作为当前乡村发展的朝阳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呈现出内在一致性(辛本禄等,2022)。

乡村休闲旅游业以旅游业驱动乡村发展,进行乡村价值的多维度挖掘、乡村旅游功能的多元拓展、乡村产业的多业态创新,是一种极具关联性的综合产业(辛本禄等,2022)。近些年乡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从产业隔离走向产业融合的转变(周立等,2018)。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突破了农村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服务业在内的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推动乡村发展向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转型。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培育新业态,延长产业链,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21年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资源、技术、市场需求等要素在农村的整合与重组,带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乡村发展价值。

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以旅游驱动三产融合,进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路径。换言之,乡村休闲旅游要得以发展,关键是要实现三产有效融合,以三产融合拉动乡村产业振兴。三产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模式,对其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界已有的关于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基础、基本模式和内在机制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理论基础层面,围绕概念本身探讨了三产融合的来源、内涵、特征、意义。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之后政府文件多次提到三产融合,这一概念被学界所接受并运用于研究之中。不同学者对三产融合这一概念做了不同的界定(苏毅清等,2016;赵霞等,2017;陈俊红等,2017),但都突出了产业联动、要素渗透、资源重组、转型升级、功能拓展、链条延伸这六个核心特征。农村三产融合研究是基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基本要素供给不

足、产业相对单一、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度较低等的现实困境而提出的,其落脚点在产业振兴、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农村三产融合开发需要经历产业公地分析、资源分析、市场分析以及工作分工四个阶段,其中产业公地分析强调产业公地挖掘和主题定位;资源分析和市场分析强调产业联动、要素集聚和技术渗透;利益相关者主体间的工作分工强调利益联结、收益分配和工作分工(周芳等,2021)。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2003)提出六次产业概念框架解释乡村产业融合,六次产业指“1+2+3”的加法效应和“1×2×3”的乘法效应的结果等于“6”,而六次产业加法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创造新供给,乘法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创造新业态(周立等,2018)。

第二,在基本模式层面,围绕三产融合的方式、路径、发展模式展开。日本、韩国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赵放等,2018),为我国实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日本走的是一条从乡村开发到全域发展的产业升级道路。韩国1971年开始的新村运动,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深加工再到乡村综合开发,从政府主导到社会自发,推动了六次产业的发展与融合。从日韩两国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乡村三产融合的基础是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动力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获益。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历经农工商联合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三个发展阶段(万宝瑞,2019)。从融合方式来看,可以划分为产业整合型、链条延伸型、产业交叉型、技术渗透型、综合型等模式(马晓河,2015)。从融合路径来看,有产业要素融合、产业链内融合和产业链间融合三种演化路径(刘威等,2019)。从发展模式上来看,三产融合形成了工厂化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数字农业、综合型农业等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王兴国,2016),贫困地区的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主要有农旅一体化带动型、纵向一体化延伸型、基层党组织引领型、电商平台助推型(欧阳胜,2017)。这些发展模式实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在内在机制层面,有关三产融合的机制分析多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相联系。

一类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探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机制。针对人口外流而造成农村宅基地闲置的问题,通过建造农家乐、发展特色产业进行闲置宅基地的开发利用,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建设物流园区,实现三产融合、乡村振兴(祁全明,2018)。完善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实现联合协调、加强政策保障是确保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协调推进的机制(殷晓茵等,2022)。另一类研究基于三产融合,对乡村振兴与产业兴旺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进而概括出三产融合的增值机制。研究指出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实现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强,实现产业兴旺。乡村三产融合通过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使农业获益,通过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价值的方式来使农村获益,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拓展增收渠道的方式来使农民获益(苏毅清等,2016)。积累优质资源、提升关键能力、改进组织管理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价值增值的三大机制(周立等,2020)。

现有研究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进行了多维度的解析和验证,取得了一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仍然存在继续推进的空间。第一,以往研究着重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与政策解读,但并未深入研究农村三产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实证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第二,以往研究强调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之间的相互促进,倡导农村三产融合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进行发展,但对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缺乏关注,对其运行逻辑缺乏深入分析。第三,以往研究对三产融合的类型划分不够细致,导致现有关于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分析研究过于宽泛,针对性不强。三产融合有第三产业引领型、第二产业驱动型、第一产业保障型等不同的发展模式,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运行逻辑,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统一归纳为三产融合,进而探讨其乡村振兴的效果。需要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探讨不同类型的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第四,以往研究只关注到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缺乏二者与共享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三产融合效果的研究没有全面展开。这既制约了共享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影响了对三产融合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基于此,本文引入共享发展理论,从如何共享与如何发展这两个维度出发,对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回答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这一问题。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在于:一是将共享发展理论操作化,从作为经济基础的发展和作为社会基础的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产业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二是对三产融合的类型进行划分,重点讨论了第三产业(旅游)引领型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发展模型;三是对三产融合、乡村振兴、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四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四是基于典型案例总结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为乡村有效振兴提供一种可能路径。

二、共享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分析框架

(一) 共享发展的理论阐释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平、共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民本思想的继承,也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本主义思想的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理念具有两个基本面向,即发展和共享,其中发展解决的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问题,而共享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

发展的理论内涵包括四个层面: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全民共享回答的是“谁来共享”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全面共享回答的是“共享什么”的问题,要突出共享的全面性、整体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都要实现共享。上述两个层面解决的是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共建共享回答的是“如何共享”的问题,要在共同建设中不断做大蛋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渐进共享回答的是“如何推进”的问题,共享发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兼顾不同地区、

不同发展领域的差异性与均衡性,逐步推进共享发展。上述两个层面解决的是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离不开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一方面要做大蛋糕,发展好乡村产业和集体经济,实现产业振兴;另一方面也要分好蛋糕,做到利益共享,使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乡村振兴要遵循的价值指向,而乡村振兴是共享发展理念实践的一个领域。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加速城乡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乡村主体价值赋能乡村振兴,使得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使三产融合、乡村振兴、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 分析框架

共享发展的理论视角为分析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本文将宏观层面上的共享发展理念操作化为具体的分析框架以对乡村振兴实践案例进行解读。

共享发展包含着发展和共享两个基本面向,其中发展是共享的前提,而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共享发展理念可以划分为如何发展和如何共享两个具体方面。对于如何发展问题的分析,需要集中于对产业融合机制的考察。产业融合机制的驱动因素是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带动农民增收。产业融合机制是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解决的是乡村振兴中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对于如何共享问题的分析,需要着重考察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中的利益分享机制,尤其是工商资本、集体经济与农民之间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紧密型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使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让农民在利益共享中更加认可和拥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解决的是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是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振兴效能,进而促进农业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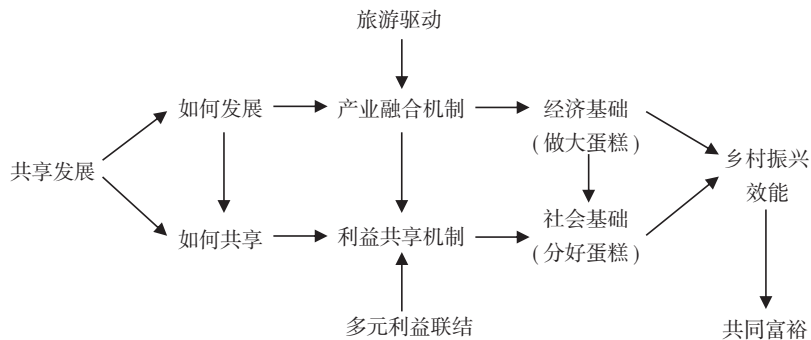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产业融合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是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运行的关键机制。产业融合机制方面,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把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充分挖掘旅游业同第一与第二产业的关联性,进行旅游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观光农业、采摘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民宿等相关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农村三产融合的目的是实现资源、技术、市场需求等各要素在农村的整合重组,以逐步改变农村产业的空间布局,促

进乡村振兴(孔祥利等,2019)。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杨涛,2019),构成了共享发展的经济基础。

利益共享机制方面,乡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乡村发展需要明晰和利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马良灿等,2022)。就乡村产业发展来讲,只有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基层政府、村委会、外来资

本、企业家以及农民之间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统一,能够因利益需求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因此,乡村发展要在乡村组织内部、乡村组织与农民个体、乡村集体与个人、乡村内部组织与社会外部组织之间建立多元的利益联结。但是,产业发展的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只有准确把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利用利益联结这一纽带,才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构建乡村产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进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总结上述分析,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一个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产业融合机制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良好的产业融

合促进乡村产业有效振兴,构筑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利益共享机制解决的是如何共享的问题,多元合意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得乡村振兴中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且利益相容,让最广泛的群体都能参与并支持乡村振兴,寻求乡村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构筑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振兴强调农民的主体性,但农民相较于政府、企业等其他参与主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本文更注重考察乡村振兴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基于此,后文的分析策略是,一方面着重考察如何建立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有效机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如何建立与农民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产业融合状况及绩效是学界普遍做法,很多学者已经利用公开数据或农户数据对农村三产融合的程度及效果进行了研究。例如,陈红霞等(2021)从融合基础、融合行为和融合效益3个维度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省级层面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和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农民收入增长(李姣媛等,2020;曹菲等,2021),但这种增收具有门槛效应(曹伟遐等,2019)。刘赛红等(2021)认为农村三产融合能够有效提升信贷支持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绝大多数利用省级、县域等宏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虽然揭示了农村三产融合能够促进农民增收,但对于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同时由于数据和测量方法的限制,对于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的内在机制也缺乏有效关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三产融合如何促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的实施最终仍然需要落实到镇域和村庄层面,那么对其逻辑和机制的揭示更需要在镇域和村庄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上述分析说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村庄和镇域层面“How”和“Why”的问题,适合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罗伯特,2017),因此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在计量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之处体现为:一是能够进一步揭示农村三产融合促

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二是能够进一步揭示在旅游驱动下,农村三产如何融合并进一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三是能够进一步关注农村三产融合中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及其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四是能够进一步说明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揭示三产融合、乡村振兴、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四者的关系。

不同于定量研究,案例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更多地强调个案的典型性而不是代表性。如同定量研究追求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一样,案例研究可以通过典型性知识的挖掘,产生具有“预测”别处社会现象的功效(张静,2018)。典型性才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是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折晓叶,2018)。基于上述原则,本文选取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实践为个案,对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下营镇位于天津最北部深山区,京津冀三省市交界处,辖35个行政村、6581户、21033人,镇域总面积143.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80米,森林覆盖率82.5%。下营镇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丰富,历史上曾发展建材、采矿产业,虽然取得了一时的发展,但破坏了生态环境,发展不可持续。此后,下营镇全面关停镇域内相关企业,积极探索和发展依托绿水青山的乡村旅游产业。自1993年常州村

创办天津市第一个村办景区和首个农家院旅游户以来,下营镇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累计建成九山顶、车神架、白蛇谷、石龙峡等村办景区,建成常州、郭家沟、东山、寺沟、船仓峪等29个旅游精品村和旅游特色村,全镇农家院旅游户达到1400户,床位3万张,年旅游接待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6.5亿元。2016年下营镇入选天津市第一批特色小镇和国家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2021年下营镇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前干涧村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年7月,下营镇获得财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批复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并获批中央专项资金5000万元。示范区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冻干果品深加工和展示中心、体验中心项目;二是青山岭村、刘庄子村2个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三是常州村等12个村庄人居环境示范区改造项目;

四、旅游驱动的产业融合: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与传统旅游发展理念相比,全域旅游强调旅游产业与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追求以旅游发展为龙头,最大限度地带动区域内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实现三产融合。下营镇从1993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但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近年来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各村特色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突出一村一品,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了全域范围内的乡村振兴。

全域旅游具有全时空呈现、全产业覆盖以及全体成员参与的典型特征(肖绪信等,2022)。全域旅游为游客提供无时不在的全天候旅游体验,打破旅游体验局限于景区内的发展模式,通过“旅游+”形式,大力推动区域内工业、农业、商业、地产业、手工业以及信息服务业同旅游业协同发展。全域激发成员的主体性,积极广泛动员全体成员参与其中。示范区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是以旅游服务业作为优势产业通过开发出农业旅游服务、农产品深加工、高端民宿等新业态,推动一二三

四是旅游道路、节点建设项目。

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案例的典型性体现为:第一,自1993年以来下营镇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近年来更是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带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独特路径,推动乡村有效振兴,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①,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二,下营镇是全国首批、天津市首个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试点对象,对其创新路径、实践经验和存在问题的总结和提炼对于在全国层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探索、引领和示范作用。

本文研究资料和数据来自笔者2022年3月3—14日参与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情况第三方评估项目”时在天津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收集的一手调研资料,主要包括田野观察、实地访谈、座谈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和经验材料。

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产业融合。

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全面探索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游客,形成了“流量效应”;另一方面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在地化市场。流量效应与在地化市场二者协同发力,使得游客“来得了、留得下、花得出”,让游客消费的资金留在当地,为乡村振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 旅游驱动、“流量”效应与在地化市场的形成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众多举措中,乡村旅游贯穿于一二三产业,又以乡村景观作为产业发展基础,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乡村旅游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由此延伸出旅游驱动型的乡村振兴。作为欠发达革命老区,下营镇地处冀东抗日武装根据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生态旅游条件良好。自1993年常州村创办天津市第一个村办景区和首个农家院旅游户以来,下营镇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近年来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带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独特路径,推动乡村有效振兴。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远低于天津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A01&sj=2021>

2021年获批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后,下营镇进一步对全区域进行统筹规划,整合优势资源,推进全域旅游。截至2022年5月,下营镇以创建郭家沟、团山子梨园两个4A级景区为龙头,推动上营、中营、下营、后营寨4个寨堡项目的包装策划实施,展现千年古镇历史风貌。开发出红色旅游、绿色工业旅游、民俗风情游、山野运动在内的5条精品旅游路线,打造多样化、立体化的乡村旅游。多样化的旅游项目开发,让游客可以全天候参观游览,增加了游客的驻留时间,拉动了在地化消费市场,增加了农民收入。此外,冬季还推出了温泉度假民宿、亲子酒店,实现“四季有精彩”的旅游体验。四季不间断的旅游开发项目,使得该地形成稳定化的消费市场。

此外,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还坚持一村一品,以特色旅游项目开发吸引游客参观,避免同质化经营导致的恶性竞争。目前小平安村的苹果、石炮沟村的香杏、黄崖关村的蜜梨都形成了特色品牌。一方面通过线上网店、线下超市与团购等多样化方式进行销售,提升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延长产业链,开发观光农业、特色采摘农业吸引游客前来参观。示范区通过景区和镇村联动融合发展,走集群化发展道路。

在旅游驱动下的全域旅游建设,开发出多样化、立体化的旅游路线,丰富旅游景观,增加旅游项目,扩展旅游范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增加观光游览时间,由此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量和驻留时间的“流量”效应。流量效应带动当地旅游、餐饮、民宿等配套服务机构的收入增长,形成了在地化市场。在地化市场是相对于区域化市场而言的,是指在本地域内形成的消费市场,其消费活动和收入都是在本地域内完成。“流量”效应还吸引了外来资本,带来资源和资金,投资建设进行多元产业发展,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进一步推动在地化市场的发展。全域旅游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搞活农村经济、实现多元效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新型农业产业发展与农业旅游服务

农业旅游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参观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下营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利用黄崖关长城、八仙山、梨木台等景区资源,开展农业旅游服务,培育壮大新型农业产业,推动在地化市场的发展。

在设施农业建设方面,培育了小平安有机苹果、和顺生态园车厘子等高品质果品,形成了两千亩规模的有机果品设施产业园。此外,示范区以依托地理标志认证的天津板栗为契机,持续突出有机品牌,做大生态保护产品等高品质品牌,从而满足高端消费需求,提升农业效益。在观光农业^①建设方面,和顺休闲农业产业观光园实行规模化生产,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链条。该项目带动下营镇35个村农业种植模式观念的转变,解决了100余户农民就业问题和数以千计农民的技术培训问题,为下营镇政府13个村分红200万元以上。在采摘农业方面,示范区打造了张家峪精品采摘园和小平安有机果品采摘园,以采摘农业发展带动乡村旅游和乡村消费,促进农民增收。

示范区将乡村旅游与第一产业进行融合,积极打造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采摘农业,不仅带动镇域内果品采摘、特色种养、观光农业的发展,也增加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推动乡村农业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综合来看,在旅游驱动、三产融合的实践模式下,示范区乡村产业取得长足进步和持续发展,农民得以持续增收,全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三) 农产品深加工及其旅游功能拓展

示范区将乡村旅游与第二产业进行融合,大力发展附加值较高的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业,打造知名品牌,同时延伸产业链,构筑产品展示与体验中心,拓展出旅游功能。一方面,通过对游客的展示和体验,促进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完

^① 观光农业(Agritourism),也称为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交叉融合而催生的新业态,是指以农业为主题,利用自然环境、农事活动、农村生活等农业自然文化资源,适应人们观光、休闲、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体验为目的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业态(李俊岭,2009)。在产业归属方面,从生产粮、油、菜、肉、果、药、木等农产品角度看,休闲农业属于第一产业;但把它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则属于第三产业。它是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也是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成升魁等,2005)。综上,观光农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新业态。为行文方便,本文仍然将观光农业放入旅游产业带动的第一产业中进行分析

善了乡村旅游的内容和体系。

示范区引入了清涟山水、凯方公司等果品深加工企业,对山区各类果品进行提质生产、品牌包装,形成一系列具有地方符号的土特产品。以清涟山水食品有限公司为例,通过对山楂和山药的深加工,形成了“清涟山水·果鲜多”品牌的“山药+山楂”山楂饴、雪丽球、三明治、汉堡类果脯。这些本地化土特产品,为在地化市场中的游客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消费品,完善和丰富了示范区的旅游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在地化市场也为上述农业企业提供了消费市场,促进产品的多元化销售。

随着农业产业链从种养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延伸,示范区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也逐步拓展出一定的旅游功能。以冻干果品深加工项目为例,该项目位于下营镇石炮沟村津围线西侧,占地面积4760.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02.6平方米,受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支持。该项目不仅包括厂房、冻干果品生产线、存储冷库等一般性的农产品深加工设施,还包括展示中心、体验中心等功能拓展性设施。该项目吸纳当地农民就业350人,以保护价收购当地农产品4500吨,年加工能力7000吨,实现产值6000万元,每年吸引5万名以上游客参观体验。该项目有效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农旅、工旅融合),引领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延伸农村产业链条,进而实现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以及示范区经济繁荣发展。这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业旅游具有相似性,以葡萄庄园的生产设施、田园风光、特色饮食、葡萄酒酿造工艺生产线、葡萄酒历史文化为依托,开发体验旅游和文化旅游多元旅游产品组合(张蓓等,2011)。

综合来看,示范区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对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通过地方特色的品牌化包装、保护价收购当地农产品、吸纳当地农民就业等方式有效连接了示范区第一产业。二是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形成的地方化土特产品为在地化市场中

的旅游消费者提供消费产品,农业企业也通过在地化市场促进产品多元化销售,进而服务示范区以全域旅游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三是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通过建立相应的产品展示和体验中心,拓展出参观旅游功能,丰富示范区旅游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四) 旅游驱动型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生态资源景观化、农地资源休闲化、乡村聚落服务化(常洁,2022),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设施服务的商业化运作、乡村在地化市场的形成,进而实现多元主体共享发展成果。

在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下营镇坚持以旅游业为抓手,通过旅游发展驱动三产融合,进而增加经济效益。一方面有效整合和统领各专项规划,进行全域旅游开发,打造出东部休闲养生、西部山野体验、南部美丽宜居、北部农旅融合、中部核心集散五大片区,实现农旅康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拓展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产业的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出特色观光农业、采摘农业、工业旅游等新的产业业态,实现第一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附加值的增加。建立有机苹果采摘园、鹊山鸡特色养殖基地、冻干果品加工厂等特色产业,通过品牌营造和市场宣传,形成品牌集聚优势,拉动第二产业的纵深发展。开发农家院、高端民宿,提升第三产业的配套服务功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综合来看,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发展,具有双重经济效应。一是加快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衔接、渗透、融合和延伸,打造出农业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增值。二是增加就业岗位,拓展农民收入来源,将就业机会和产业融合收益留给农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三产带动型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五、多重利益共享: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将三产融合与产业振兴所获得的收益更多地留在乡村、留给农民,使得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难点,也是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在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

乡村振兴实践中,通过构建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能够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与利益共享。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在发展全域旅游,实现三产融合的具体实践中,包括农户、外来资本、村庄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构建地租型、股份型、劳务型、经营型的利益共享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了社会基础。

(一)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地租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成为决定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之一(吴军等,2019)。在实行三产融合发展之前,示范区内的土地细碎化,以传统小农经营为主,农产品附加值较低。实施乡村振兴与三产融合之后,在示范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土地流转。一方面,倡导农户流转土地,集中土地资源,进行规模化连片发展。整个示范区进行全域旅游开发,以旅游业发展带领三产融合。另一方面,示范区通过鼓励资本下乡,成立山香果品合作社和休闲观光产业园,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示范区盘活撂荒耕地,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基于地租的租赁型利益共享机制。第一,通过土地流转,农民获得地租性收入。农民将自己拥有的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的土地(林地、草地)流转给村集体或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实物计租、货币兑现”的计价方式,确保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实现租金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此外,天津市为了扶持农户开展承包地流转,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制度,全市农户承包地流转面积已达40%以上^①。第二,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农民获得地租增值性收益。实施的休闲观光产业园项目进行规模化生产,开展观光农业、采摘农业,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链条,每年镇政府的13个村分红200万元以上。建立的冻干果品深加工体验中心通过展示冻干水果的制作过程,吸引游客消费,增加农民收入。连片开发民宿和农家院,促进农民增收,成功改变了“人流多、挣钱少、税收无”的问题。成立的山香果品合作社以新型电子商务销售的形式,为村民搭建创收平台,成功解决村民水果销售问题。

通过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入科学高效的农业经营和营销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经营效益。

(二) 土地、资金及劳动力入股与股权分红

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为享受第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利益增值,会选择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入股企业或合作社,由此形成股份型利益共享机制。股份型利益共享机制,以农民投入的生产资料数量来确定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进行利益联结;农民按照股份数额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与利润分红,进行利益共享。由此,在农民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林宣佐等,2020)。

示范区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各个经营主体不断延长产业链、拓展产业功能、制定各种保障机制,确保股份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第一,延长产业链增加产业收益。基于采摘农业和观光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发挥品牌效应。产业链同一环节的利益相关主体通过横向合作,有计划地协调生产和供给,保证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议价能力,实现规模效应。第二,拓展产业功能,丰富增收产业门类。示范区建设中,通过产业的横向拓展,形成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三产融合的产业形态。其中旅游业发展中,开发出红色旅游、民俗风情游、山野运动等多样化的产业门类,有效提升了产业收益,确保股权分红的实现。第三,推动实行农村三产融合的保障措施,降低村民入股风险。示范区以生态振兴为抓手,持续擦亮生态发展底色,助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提质转化,有效保障了当地生态旅游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示范区严格监管和落实扶贫资产项目后续管理,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降低项目失败或项目中断而造成的损失风险。

(三) 规模经营用工与工资

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无论是农地规模化经营,还是乡村产业化运营,都需要劳动力。这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由此形成了基于工资的劳务型利益共享机制。劳务型利

^① 农业农村部. 天津市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助推乡村振兴, http://www.moa.gov.cn/xw/qg/201810/t20181030_6161900.htm

益共享机制,以企业的规模经营用工为前提,企业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农民为企业提供劳动力,二者之间进行利益联结。农民通过劳务获取工资,农民的工资与企业收益相挂钩,农民参与企业利益共享,二者形成一种利益依存关系。

规模经营用工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市场化用工和关系化用工两种农业用工类型(孙新华等,2022)。在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市场化用工和关系化用工两种方式相互融合,推动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对于农民主体而言,规模经营用工不仅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增加了工资性收入,使得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对于企业主体而言,规模经营用工产生了多元收益。一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业收益;另一方面,为村民提供多种就业岗位,使得企业容易获得村民支持,减少产业融合发展阻力。规模经营用工使得企业与农民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共享关系,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效率。对于村庄主体而言,规模经营用工一方面增加村庄集体收入,另一方面也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稳定。综合来看,规模经营用工使得农民、企业、村庄等多元主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四) 投资经营民宿、农家院与经营性收入

民宿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着力点。示范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通过投资经营民宿和农家院等配套性服务设施,拓宽了三产融合的服务范围,增加了乡村和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使得广大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在民宿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基于民宿的经营型利益共享机制。该机制以市场为导向,农民进行的民宿开发、建设、运营等活动与市场收益紧密挂钩。通过民宿开发和农家院经营,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和资源,通过租赁、人力资本再投资等方式,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此外,客流量大、口碑好、市场反馈效果好的情况下,农民经营性收入会相应提高。

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实践中,示范区进行全域旅游建设,大力开发乡村生态、文化资源,进行农家院、民宿等配套服务业的投资与开发,拓展产业服务范围,多渠道提升产业收益。示范区政府鼓励农民积极利用自家的住房、人力等资源开办农家院或民宿,将空闲农房资源转化为财富要素,促进农民

增收;积极引入各种优惠性政策,增加政策普惠范围,降低农民投资经营成本;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拓展市场规模,提高村民的经营性收入。该区通过打造典型高端民宿,示范带动了一批高端民宿项目,逐步形成服务友好、配套齐全、景观优美的多属性复合山野度假体验集群。目前全镇已建成旅游特色村29个,农家院经营户1314户,接待床位3万张。近年来,旅游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年均纳税近3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五) 多元利益联结作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王思斌(2018)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除了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基础是支撑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农村运行的基础性结构。在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实践中,紧密型的多元利益联结作为一种组织机制,构成了乡村振兴社会基础的网络结构。这一利益共享机制,既包含了经济利益共享,也包含了组织利益和社会利益共享,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是新时代实现共享发展的生动体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是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陈纪,2022)。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实现乡村振兴,一定要把利益共享作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让农民与农业经营主体更多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把维护好农民利益、让更多农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放在第一位。

案例分析表明,示范区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实践与农民建立了地租型、股份型、劳务型、经营型等多种利益共享和利益联结机制,将农民的主体利益与乡村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能够共享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增值效益,广大农民群体就能参与并支持乡村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比较上述四种利益联结机制(见表1),其中地租型利益联结和劳务型利益联结是基础性利益共享机制,农民的参与程度较低,利益关联不强;股份型利益联结和经营型利益联结是发展性利益共享机制,农民深度参与其中,且利益关联较大,是紧密型利益联结。以股份分红和经营收入为代表的紧密型利益联结让农户能够更多地享受乡村振兴的发展收益,更能体现出农民的主体性。从共享发展程度来看,地租型和劳务型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共享发展的程度较低;股权分红促进

共享发展程度较高;经营型促进共享发展程度最高。从共同富裕的效应来看,地租型和劳务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并不能有效促进乡村共同富裕;而股权

分红的共同富裕效应较高,但受到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状况的影响;经营型利益联结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农民收入,进而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 1 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中利益联结机制的比较

利益联结机制	农民参与程度	利益关联大小	联结紧密程度	共享发展程度	共同富裕效应
地租	无参与	较小	松散	较低	低
劳务	低参与	较小	松散	较低	低
股权分红	参与	较大	较紧密	较高	较高
经营	深度参与	很大	非常紧密	很高	很高

六、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经验总结

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通过全域旅游开发与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带动全域范围内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延长旅游业的产业链条,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当地的乡村振兴。本文基于共享发展理论,从如何发展与如何共享两个基本面向出发,构建相关分

析框架,对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和内在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从中发现,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是在地化市场的形成与多重主体间的利益共享,其内在机制是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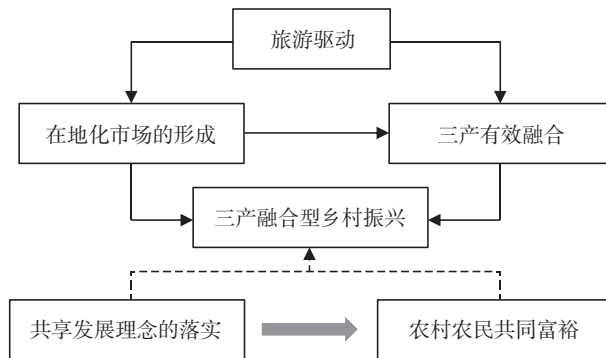


图 2 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

(一) 旅游驱动下形成的在地化市场是前提

在地化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另一种趋势,强调外来事物要适应本地发展,通过外来事物与本地特色之间的融合与转化,最终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本地事物。在地化与本土化不同,本土化侧重于适应的过程,而在地化侧重于转化的过程,更加强调地方特色。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以旅游发展驱动三产融合,开发出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特色农产品品牌和高端民宿,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旅游参观和消费,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化市场,实现旅游全产业链的闭合。在旅游驱动下形成的在地化市场,一方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和工

作岗位,促进农民增收。这与法国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产品“直销”策略,以及日本“六次产业化”的“地产地消”战略具有一致性(祝捷等,2017)。可以说,旅游驱动下形成的在地化市场是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前提。通过在地化市场,乡村产业得以持续发展,农民得以持续增收。

(二) 三产有效融合发展是关键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三产融合以农业为基础,推动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打破行业边界,促进产业之间的要素渗透与相互联动。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天津市下营镇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坚持三产联动,积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下营镇充分利用已有的旅游资

源,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在做大做强第三产业的同时,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引领示范、集中连片打造全域旅游小镇,挖掘红色文化、建成爱国主义教育长廊等,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发展实现了资源、技术、市场需求等要素在下营镇的整合重组,改变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空间布局,不仅带动了产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农民的增收致富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三产有效融合是旅游驱动的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形成的关键要素,也是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三) 共享发展理念落实是根本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天津市下营镇在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带领村民致富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多种利益联结共享机制,保证农民群众能够共享乡村发展成果和效益。同时,把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乡村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在发展的同时,下营镇也不断满足村民在民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保障村民平等参与和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和调动村民的主体性。由此可见,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是确保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实现的根本要素。

(四) 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在建设过程中,进行路面硬化、污水处理、复垦植绿、景观提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转变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采摘农业、设施农业。推动多元产业发展,开发工业旅游、建设农产品深加工、经营农家院,多渠道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可以说,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目标。

天津市下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实践探索形

成了以旅游发展驱动三产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对于国家项目资金的依赖。示范区新建项目的资金大多来源于5000万元的中央专项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不明显。示范区后期建设,需要积极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并通过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有效发展,提升内生造血能力,进而减少对于国家项目资金的依赖。二是示范区内部的区域不平衡。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的差异,示范区内部不同村庄之间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状况,共同富裕的共同性仍然有待提升。例如,常州村紧邻九山顶和车神架风景区,村民通过经营农家院,获得了较高的经营性收入,访谈中村民表示一年纯收入达到人均10万元。但在距离风景区较远的村庄,农民收入与常州村仍有较大差距。因而,示范区后期建设需要全面推进全域旅游,打造“一村一品”和“一村一景”,让农民在获得地租、股权分红以及用工工资的基础上,依托全域旅游获取附加值更高的经营性收入,推进示范区实现更为全面的共同富裕。三是疫情常态化的不利影响。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基于全域旅游形成的在地化市场。构建在地化市场需要引流消费者,并促进其在地消费。但疫情常态化让跨区域旅游难度加大、成本增加,进而导致游客减少。为缓解疫情的不利影响,示范区后期建设需要发挥其“天津后花园”的区位优势,积极引流天津市内的游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对三产融合促进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的初步探讨,案例也仅仅只分析了旅游驱动下三产融合型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后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的运行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第一产业发展如何拓展到第二与第三产业,促进三产融合;第二产业发展,如何推动第一产业效益提升与第三产业的功能开发;对于分别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带动引领的乡村产业振兴模式的运行机制有何区别。第二,关注数字技术应用、平台经济发展与农村三产融合之间的关系。在大数据时代,基于云平台、网络电商、直播技术形成的网上销售与购买市场,对于乡村三产融合的产业延伸、产业功能拓展、产业服务范围扩

大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可以从多维度、多视角深入 量化考察。
研究其内在机制和运行逻辑,并对其运行效果进行

参考文献

1. 曹菲,聂颖. 产业融合、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海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2021(8):28~41
2. 曹祎遐,黄艺璇,耿昊裔.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2005—2014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72~182+189
3. 常洁. 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驱动乡村重构的过程、路径与机制——基于成都市宝山村的调查. 四川农业科技,2022(6):15~19
4. 陈红霞,雷佳.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中国软科学,2021(S1):357~364
5. 陈纪. 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 西北民族研究,2022(4):127~135
6. 陈俊红,陈慈,陈玛琳. 关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 农业经济,2017(1):3~5
7. 成升魁,徐增让,李琛,吴月湖. 休闲农业研究进展及其若干理论问题. 旅游学刊,2005(5):26~30
8. 今村奈良臣. 農業構造改革の展開論理. 農業構造改革の展開論理,2003
9. 孔祥利,夏金梅.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关联及协同路径选择.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0~18
10. 李姣媛,覃诚,方向明.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户参与及其增收效应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5):103~116
11. 李俊岭. 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09(3):4~7+110
12. 林宣佐,陈希. 龙头企业参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模式及风险防范. 学术交流,2020(1):131~139
13. 刘赛红,杨颖,陈修谦. 信贷支持、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6):56~66
14. 刘威,肖开红.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三产融合模式演化路径——基于中鹤集团的案例.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1):5~14
15. 罗伯特·K·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5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16. 马良灿,李净净. 从利益联结到社会整合——乡村建设的烟台经验及其在地化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1~104
17. 马晓河.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农民日报,2015-02-10
18. 欧阳胜. 贫困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基于武陵山片区的案例分析. 贵州社会科学,2017(10):156~161
19. 祁全明.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开发利用——以休闲农业与互联网农业为例. 理论月刊,2018(7):123~129
20. 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21. 孙新华,吴楠.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97
22. 万宝瑞. 我国农业三产融合沿革及其现实意义. 农业经济问题,2019(8):4~8
23. 王思斌.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兼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建设.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5~12
24. 王兴国.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与政策研究. 东岳论丛,2016(2):30~37
25. 吴军,黄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乡村治理主体. 湖北农业科学,2019(19):112~117
26. 肖绪信,李妍. 全域旅游驱动下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浙江义乌为例. 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2(4):40~44
27. 辛本禄,刘莉莉. 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 学习与探索,2022(1):137~143+2
28. 杨涛. 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践特征与提升路径. 中州学刊,2019(5):37~42
29. 殷晓茵,李瑞光,何江南,李静贤.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及协调路径. 农业经济,2022(1):52~54
30. 张蓓,万俊毅,文晓巍. 国外农业旅游的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 农业经济问题,2011(5):100~105
31. 张静. 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2018(8):126~142+207
32. 赵放,刘雨佳.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国际借鉴及对策. 经济纵横,2018(9):122~128
33. 赵霞,韩一军,姜楠. 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2017(4):49~57+111
34. 折晓叶. “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 社会,2018(1):1~29
35. 周芳,朱朝枝. 农村三产融合的动态演进路径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2~103
36. 周立,李彦岩,罗建章. 合纵连横: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增值路径——基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多案例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63~72+2

37. 周立,李彦岩,王彩虹,方平.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和六次产业发展.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16~24
38. 祝捷,黄佩佩,蔡雪雄. 法国、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亚太经济,2017(5):110~114

Tourism-driven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Case Analysis Based on Shared Development Theory Perspective

ZHENG Yongjun, LI Chunyu, LIU Haiying

Abstract: Developing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dri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in Xiaying Town, Tianjin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hared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integrating the three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Global tourism is a comprehensive industry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Tourism as the leading industry, it driv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whole region, realiz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nd helps rural revitalization. (2) Tourism-drive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three industries, and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to gather a large number of consumers and form a localized market through the attraction effect of all-area tourism; based on tourism-driven industry expansion and collaborative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as facility agriculture and picking agriculture and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services; the secondary industry,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eep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vides commodities for the localized market,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product display and experience centers, expand out travel service function. (3) The close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constitu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tourism-driven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farmers form interest linkages based on land rent, equity dividends and wages through land transfer, land capital or labor participation, labor employment, etc. Most importantly, farmer can also obtain higher operating income by investing in homestays or farmhouses to provide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all-for-one tourism. (4)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shared development i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The formation of a localized market is the premis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s the ke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goal.

Keywords: Tourism-driven;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Localized market; Multi-interest linkage; Shar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雪